



職方典第四百十四卷

衛輝府部藝文一

賞勞汲郡太守王宏詔

晉武帝

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勅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  
損生殖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結樸熙陽靡煥潛真內全  
否將行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  
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晉飢人食不足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  
天下咸使聞知

孫登贊

庾闡

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漏龍蒼可遊芳津可漱元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  
幽岸凝冰結樸熙陽靡煥潛真內全飛榮外散凝岸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巖  
元跡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逍遙嵇子秀遠英風朗烈道攜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萌妙鑒奇絕翹首

丘冥仰想元哲

太公舊居碑記

盧無忌

齊太公呂望者此縣人也遭秦燔書史失其籍至太晉受命吳會既平四海一統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元襪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詢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爲望吾如有所見於汝太公言其年與其日且肅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百一十餘歲先秦滅學而藏於丘墓天下平泰而發其潛書書之所出正在斯邑豈皇天所以章明先哲著其名號光於百代垂示無窮者乎於是太公之裔孫范陽盧無忌自太子洗馬來爲汲令礪嶠之下舊有壇場而今墜廢荒而不治乃諮之碩儒訪諸朝吏僉以爲太公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國之典祀所宜不替且其山也能興雲雨財用所出遂修復舊祠言名計偕鐫石勒表以彰顯烈俾萬載之後有所稱述

弔比干文

北魏孝文帝

維三才之肇元兮數五靈以扶德舍剛柔於金木兮資明闇於南北重離耀其炎暉兮習坎司元以秉黑伊稟常之懷生兮昏睿遠其啟則晝皎皎其何朗兮夜幽幽而致蔽哲人昭昭而澄光兮狂夫默默其若翳咨堯舜之耿介兮何桀紂之倡敗沉湎而不知甲兮終惑已以貽戾蹇蹇兮比干藉冑兮殷宗含精兮誕粹冥樹兮英風稟蘭露以滌神殄菊英而儼容茹薜荔以蕩讖佩江離而麗躬履霜以結冰兮卒窘忠而彌濃千金豈其吾珍兮皇舉實余所鍾奮誠諫而燼軀兮導危言以釁鋒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惟子在殷實爲梁棟外贊九功內徽辰共匡率衰職德音遐洞周師還旆非子誰貢否哉悖運邁此不辰三綱道沒七曜輝泯負乘竊器怠棄天倫懷誠齋恕讜言爲陳鄂侯已醢子不見歟邢侯已脯子不聞歟微子去矣子不知歟箕子奴矣子不覺歟何其輕生一至斯歟何其愛義勇若歸歟遺體旣灰不其惜歟永矣無返不其痛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夫天地之長遠兮嗟人生短多殃往者子弗及兮來者子不厭當胡契闕之屯邅兮值昏化而永良曷不相時以卷舒兮徒委質而顛亡雖虛名空傳於千載詎何勲之可揚奚若騰魂以遠逝疾飛足而歸昌得比肩於尙父

卒同協於周王建鴻績於盛辰啟肯宇於齊方闡穆音於萬祀傳宏業以修長而乃自受茲斃視歟  
殷辛剖心無補迷機喪身脫非武發封墓誰因嗚呼介士胡不我臣重曰世惛惛而溷濁兮目謁謁  
其無光時坎壈而險隘兮氣煥飆以飛霜子奚其不遠逝兮乃佗僚而趾故鄉可乘桴以浮滄兮求  
蓬萊而爲棖銜芝條以昇虛兮與赤松而翱翔被芰荷之輕衣兮曳芙蓉之帕裳循海波而飄飄兮  
望會稽以歸禹紉蕙芷以爲紉兮扈荃佩而容與寫鬱結於聖人兮暢中心之祕語執垂益而談上  
下兮交夏朋而攄苦言既盡而東騰兮吸朝露而長舉登岷巖而悵望兮跳扶桑以停佇謁靈威以  
問路兮乘谷風而扳宇遂假載於羲和兮憑六螭以南處翥衡嶽而顧步兮濯江湘以自潔嚼炎州  
之八桂兮踐九疑而遙裔卽蒼梧而宗舜兮拂埃霧以就列採輕越而肅帶兮切寶犀以貫介訴渾  
風之淪覆兮話簫韶之湮滅召熊羆而敘釋兮問重華之風傑爾乃飲正陽之精氣兮遊丹丘而明  
視指祝融以求烏兮御朱鸞以修指因景風而凌天兮迴靈鵬以西履降黃渚而造稷兮慰稼穡之  
艱難訪有郇之詵詵兮過何主而獲安然後陟崑崙之翠嶺兮攀瓊枝而盤桓步元圃以溜澆兮咀  
玉英而折蘭歷崦嵫而一顧兮俯沐髮於涓盤仰徙倚於閭闔兮請帝闢而啟關天沈寥而廓落兮

地寂寥而遼闊殄淪陰以裨氣兮佩瑤玕而鳴鏘拜招搖而修節兮少躊躇以相羊祈騶虞而總轡  
兮隨泰風以飄揚瞰不周而左旋兮縱神駟以北望尋流沙而騁轡兮暨陽周以縹駕靡芸芳以馥  
體兮索夷杜而祇衙奉軒轅而陳辭兮申時俗之不暇適岐伯而修命兮展方技以問伯歛沆瀣之  
純粹兮闢寒門之層冰聆廣莫之颺瑟兮覲黔羸而迴凝擁元武以涉虛兮亢神冥而威陵蒙曖隤  
而晻鬱兮途漫漫其難勝筴飛廉而前驅兮使燭龍以輝澄歸中樞而睇睨兮相元莫之已周慨飛  
魂之無寄兮颯翺袂而上浮引雄虹而登峻兮揚雲旗以軒遊躍八龍之蜿蜒兮振玉鸞之啾啾蹇  
蹇星以朗導兮委升軻乎大儀傲重暘之帝宮兮凝精魂於旋曦扈陽曜而靈修兮豈傳說之足奇  
但至槩之不可悛兮寧溘死而不移

祭比干文

陳宣帝

自獨夫肆虐天下崩離觀竅剖心固守臣節忠踰白日義槩秋天義皇以來一人而已見馬卿之賦  
恨不同時聞李牧之名願以爲將九原不作恨深千古聊伸薄祭君其鑒諸

贈殷太師比干詔

唐太宗



望諸列國之相漢主尙求其後管仲霸者之臣魏君猶禮其墓況乎正直之道邁青松而孤絕忠勇之操掩白玉而振彩者哉殷故少師比干貞一表德鄰幾成性以明允之量屬無妄之辰玉馬遽馳愍其邦之殄悴寶衣將燎惜其君之覆亡見義不回懷忠蹈節讜言纔發輕其百齡之命淫刑既逞碎其七尺之軀雖後周王封墓莫救焚園之禍孔聖稱仁寧追剖心之痛固以冤深終古悼結彼蒼朕觀風趙魏問罪遼碣經途麥秀之墟緬懷梓材之地駐蹕而瞻荒隴願以爲臣撫躬而想幽泉思聞其諫乃褒忠之義久闕於往冊揚名之典無聞於後代宜錫寵命以展夙心可追贈太師諡曰忠烈公仍遣三品持節祭告四品爲副司封崇其墓修葺祠堂州縣春秋二時祀以少牢給隨近五戶以供祭享及灑掃

殷太師比干廟碑

李翰

太宗文皇帝旣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島夷師次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諡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於甲令刻於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於四海德悖於三王肆厥淫虐下罔敢

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泉商王之命將絕於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商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總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於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係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沒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倭者慚睿者思忠者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謂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嘗敢頌之曰存其身存其宗固仁也存其名存其祀亦仁也忘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實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塗而同歸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游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意也必將建皇極敘彝倫擴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詔於世則夫人臣者既移孝於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爭睹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



皆願其爲子忠於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爲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孝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禮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諡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於令甲刻於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爲神明秩視羣望身滅而名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於衛拜手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鄰邑官非式閭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縻軀非仁蹈難非智死於其死然後爲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視咨爾來代爲臣不易

箕子廟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隕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

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維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祠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聚於厥躬  
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乎當其周師未至殷祠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  
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  
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  
繁人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爲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  
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出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宣昭崇祀式  
孚勒厥頌辭繼在後儒

屏盜碑

五代周杜韞

大周推誠翊戴功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衛州諸軍事衛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郭公屏盜碑朝請大夫行右補闕柱國臣杜韞奉勅撰翰林待詔登仕  
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勅書臣聞漢宣帝知民間之事則曰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唐太宗爲  
天下之君且云刺史乃我當自擇是知雖皇王之統馭須牧守以撫宇失之於人得之於士有美有

惡難將一馬同歸或隆或污實類九土相遠失人則苛政踰於猛虎得士則善吏譬之良鷹可不慎乎可不重乎皇帝纂丕圖臨萬有以授受難乎選以理治急乎才漸行日月之輪輾成古道終扇陰陽之炭銷盡兵鋒一日謂丞相曰衛州士庶列狀以聞述去盜之由稱守臣之美宜乎旌其長可其奏命之刊勒振其輝光乃勅朝請大夫行右補闕桂國臣杜韞序而銘之臣虔奉絲綸憂深冰谷側詢行道或散言揚固以仁者安人斯爲至矣盜亦有道其可尙乎矧乃抱奇屈之材聳鼎藏之度奮迅於平地綿互於數州誠大丈夫號良太守生聚在蒲盧之上姦回散蓬竹之中山川封圻鏡清里閭閻之義卦豈同亡楚之言詳以麟經實契奔秦之事今之汾陽公其人也公名進深州博野人也皇帝卽位三年自登而牧衛維彼商墟厥稱汲郡任俠自尙剛壯相淞逸碧巘而藏疚成風橫綠波而流惡不盡公至止未幾循理而思且詢道求中靜於內而勸乎外正身率下儉於已而便於人未有澄其沙而金之不清去其蠹而木之不茂先之以力制次之以德政化俗於斯何盜之有公集之地征輸於天府一度量齊權衡謹出納之間審重輕之數拔規求之本塞率割之源得不謂先去其帑廩之盜乎夫馬寒則毛縮魚勞則尾頰物之性也豈有異哉公能剗以滋彰禁之附益去狼羊之

類掃碩鼠之蹤得不謂先去其杼軸之盜乎郡之與邑事乃有經節符令則削煩省督責則息費得不謂先去其簿書之盜乎市盈於日中貨來於天下弘羊適至不韋未歸法前事之通商抑有司之侵利得不謂先去其閭閻之盜乎公人臨事以自懲貪吏因時而變態於是乎卜要衝之所布敦諭之文旣革面以後時或洗心而尙晚俄乃行之逮捕正以刑章夏蟲植性以疑冰夜蛾舞空而赴火或巢摧而梟散或穴塌以免奔雖沿波之時固討源而是切且拔茅之後恐連茹以弘多廻思顧望之徒須設井容之術而乃化之勉之撫之安之曰爾胡不盜天時地利以耕鑿爲衣食之源爾胡不盜毛羣介蟲以捕獵求山澤之產或剖石採玉或披沙汰金取之不爲貪得之不爲竊豈可習性梁上偷生草中始務匿藏終貽勦絕明甲後甲休拘趙禮之兄盡滌昨非不問展禽之弟於是衆相謂曰嫉惡如讎公於國也視民若子私於我也聞其美言何以酬於布帛服其異政何以答於袴襦由是易其情知其禁陸梁者遷善返側者銷憂棄戟捐矛却閭農耕之早晚帶牛佩犢咸勤稼穡之艱難前所謂靜乎內而勸乎外儉於已而便於人者也自然山川封圻鏡清里閭戴若思之投劍誰賴客船陶上衡之駐車不言官柳室家相慶上下咸和爾乃復以流庸俾之安集醯醢而蚋至肉膾而

蟻來歸樂土而長謠登春臺而胥悅可以寧乎孟可以召乎江山下火而各賁丘園雲上天而交需  
酒食政既成矣獎亦至矣惟公神襟亮拔膽度深沉聞金鼓之聲平分勇爵見風雲之氣洞達戎機  
命世而生藉時而起蛟龍遇水難抑騰驤鵬乘秋自當奮厲初刺於坊磁又遷於潛登衛撫察之  
才聲華迭遠金經百鍊轉見晶瑩樂至九成益聞清越載編青史已紀貞珉昔細侯赴童缺之期源  
流邈爾高卿賜三公之服寵顧超然千載交輝美矣盛矣論者曰徵之藏用在乎翕張何變豹之前  
猛於破敵自化熊之後善於撫民垂畏愛於和門流忠孝於昭代闕庭稱理風俗自新莫謂周有亂  
臣翻使衛多君子皇帝下詔書以褒尙命碑頌以揄揚必有倣側帽之人必有效墊巾之輩其則不  
遠見賢思齊引而伸之則可知矣紀大常而有素藏明府以居多未若當鈴閣之前於旌門之側寫  
之琬琰傳之子孫臣幸齒近班曾無遠略忤鏤冰而見誚思漫瓦以非工謬承聖主之恩用播賢臣  
之美凝神握管空成科斗之書拭目披衣不稱麒麟之抗強拙愚思謹作銘云流焉告瑞歸焉卜期  
連珠有爛合璧無私固本維何在民者矣共理維何擇人而已倬彼郭侯系我成周寵非徐李事異  
婁劉鄉曲泥蟠烽煙水擊劍引芙蓉弓開霹靂鼓隨畫角旗逐朱輪誰惡坐嘯自樂行春始刺於坊

今牧於衛渤海便宜潁川煩碎方圓竝設異愛齊驅訟銷菽萑盜散萑蒲帝王兮念功民人兮受賜  
他山兮晶熒豐碑兮蟲鳳歌之兮二天勒之兮八字剖竹兮有光操觚兮無媿顯德二年歲次乙卯  
五月戊辰朔十一日戊寅建

太公舟人說

宋羅泌

昔之人有負鼎以干世者人見其爲鼎而不知其所以爲鼎因曰庖人也然則太公負釣以干世而  
或謂之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內汲人也其爲人也博聞而內智蓋亦常事紂矣紂之不道去而遊於  
諸侯退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翻然起曰吾道信矣或曰際七十餘生而不遇人皆曰狂丈夫也文  
王獵而得之嗟夫風雲之會不約而合豈繁俗所窺哉方公之遇文王說者謂陰謀詭計以干合此  
既失之而或者因其釣合復以爲舟人漁父韓詩傳云文王舉之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邪夫太公  
於文王孟子之說最爲近之始其來也蓋以釣道說而陳以釣道豈世俗所謂漁哉迹文王畋於渭  
之陽也太公釣餌手竿而蹲於茅王問焉曰子樂漁邪對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  
也然則奚其餌對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緝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揭以祿取人人可



殺以小釣釣川而禽其魚中釣釣國則禽其萬國諸侯是則公之爲釣非舟人也明矣伊尹之負鼎  
俎蓋亦以滋味說豈庖人哉滋味之說鹽梅之說也具之呂覽本味之篇由此語之太公之事益可  
知矣然則莊子謂湯以庖人籠伊尹而范雎以太公爲漁父厥有由也鬼谷子云尙三就於文王然  
後合於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後歸之而不疑豈苟合邪辭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知  
其興而來以求合其道則其所以釣文王者豈在魚乎雖然卜畋之事我知之矣太公之賢文王旣  
雅知之豈又懼夫世不之知而我異故於是爲之畋且卜邪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  
賁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託之於  
卜也審矣知武丁之夢爲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爲非卜矣武丁之夢文王之卜是或一道也

姜太公廟記略

邢澤民

新鄉縣東北距邑二里衛河之防茹岡之上有太公廟載在祀典幾世矣廟像摧剝元祐間里人有  
卽而新之殿宇廓然塑像儼列乃人心有無窮之報以太公之澤無窮也州之西有公之泉碣石以  
記其譜牒文古書隸斷缺不完而尙可考由是知公其衛人歟石記今在丞相塋寺蹟其兆應飛熊

功歸薦揚賜履分封韜鈴遺世宜其位襲王爵禮崇西學編戶皆呂姓繼世有顯蹟比年大丞相汲國公因祀宗祖塋域親詣祠下稱四十七代孫廟去公之先塋踰水相向有院曰報先旌德噫春秋祈報億萬斯年而無已者以今日之人心較之卽後日之人心也里人張慶實爲之倡始其子天保嘗從儒學願得文以記之且以附歲月云

新鄉縣重修學記

詹文

新鄉衛之屬邑也昔周既誅三監盡以其地封康叔爲衛侯其後九世武公繼之修康叔之政吳公子季札聘魯請觀周樂爲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是康叔武公之德也蓋土地饒沃物產阜盛幸太平無事安居樂業儒者視他邑爲多而異人亦間出焉然無學以居士獨以廟事孔子此非法古意也熙寧六年縣廢而廟隨以毀元祐元年春始詔復學而廟未及新也符離李君可久來令茲邑於是仍廟之故基更新之講說之堂齋習之室下至庖廚莫不備飭始於元祐四年五月構屋四十不勞而就者從士民願也乃請余以文記余聞之所貴於士者爲能養其身以需用也雖離草潛柱王家抒旦爽之業登主號於唐虞罔不茲基而令尹之爲若舉也意在是乎士子遊其間者

果能惇懿行摛雅辭規矩鄒魯之蹤斧斲詩禮之幹今日標俊茂之器以先凡民異日樹不常之功以光熙朝康武之風將有待以振矣而河山瓌淑之氣固寄之人不虛也令尹意其在是乎令尹賢者也靜而有守剛而不撓其政豈弟明恕民愛而敬之茲特其善之一端耳他不能悉書也

贈諡翰林學士王惲制

元成宗

制曰文章與時高下陋乎宋而追乎唐人材隨世汗隆尊其官而美其諡僉謂賁之信度大茲與號以揚庭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王惲博學修能雄文逸氣五持憲節誅鋤吏弊而翼植民彝三入翰林敷潤皇猷而表章帝典進承華之昭鑒恢儲聖之夏規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績豈徒黼黻之才惟治朝著蔡之是稽繁晚生山斗之所仰式遄歸而請老遽興歎以云亡嗟彼壽耆議斯節惠於戲有斐君子何盛德之可忘無競惟人尚裕昆之克紹胥繄已朕魂魄猶強可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諡文定

贈諡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制

武宗

昔有先正早事聖皇惟夙夜單厥心而終始典於學如伯益之贊夏禹暨尹躬之佐成湯行乎仁義